

百年文学漫步书系

谭桂林 于青 主编

真诚与自由

——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

王兆胜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百年文学漫步书系



真诚与自由

——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

王兆胜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王兆胜等编.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6
(百年文学漫步书系/谭桂林，于青主编)
ISBN 7-5419-8365-9

I. 真... II. 王... III. 当代文学-散文-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2723 号

百年文学漫步书系
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
王兆胜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南路 181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4 插页 255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19-8365-9/I·454

定价：19.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市天坛路 10 号 邮编：710061 电话：5247324



序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部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奋斗史。这百年来的文学其经历之复杂，也许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可以与之相比。它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五四运动，它加入过民族救亡，也投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它受过“文革”浩劫的磨难，也爆发过解冻之后的生命活力，而到了世纪末年，由于文化产业的兴起使影视与大众传媒成了文坛新的霸主，文学又从社会关注的中心位置上被挤兑到了边缘。所以，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不仅在短短的百年间反映着多种时代的各不相同的历史风貌，而且凝注着几代人大悲大喜的生命体验。总结这百年来的文学历史，无疑对丰富民族的文明，增进民族的智慧有着不可估量的启示意义。

应该说，建国以来 50 年间学术界对这一点不可谓不重视，对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不可谓不努力。据专家统计，50 年来公开出版发行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就多达 200 余部。但是，这一数字带给我们的却不是辉煌的成就感，而是一种压抑，一种沉重，一种忧虑，还有一点点无奈。在这么多的著作中，除了极少数的一些著作追求与发挥了一点原创性之外，大多数的著作都是相互因袭，重复制作。究其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过近几年来人们对文学史编撰的反思大都把因袭重复的现象归咎于教材式写作,这并没有找准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症结。我们认为,就史的思维方式而言,过去现代文学史编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编撰者片面地追求文学史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一旦与僵硬的教条结合起来,文学史就不可避免地变得呆板枯燥,面目可憎。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文学则是生命的颤动,是心灵的秘史。因此,文学史为什么不能用同生命一般不可重复、同心灵一般丰富多彩的形式来撰写呢?文学史的叙事为什么不能贯注着史家鲜活的对于生命的独特感悟与体验呢?文学史的撰写为什么总是要板着一副方正严肃的面孔,而不可以宽松一下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进入一种漫步式的、自由无拘的书写状态呢?事实上,中外都有不少优秀的文学史著作作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如现代学者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叙述到苏曼殊时,作者详引曼殊与美利加肥女的故事穿插其中,且不说这种穿插对揭示苏曼殊特立独行、不济流俗的性格和理解苏曼殊的诗作有着突出的启示意义,就是作者在历史叙事中的那份意态从容,也是颇令人为之心折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翻译进来的美国文学史论丛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史书的叙史体例与历史眼光,都是大处



着眼，小处着笔，重视文学背景的挖掘，笔调自由舒畅，富有个性与情趣，在一种轻松的散步中，让读者了解历史，感悟其中的奥妙与堂皇。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主编了这套“百年文学漫步书系”。既然是漫步，它不要求面面俱到，不要求内容浩繁，甚至于也不要求具有严谨的学术性（所谓严谨往往就是枯燥的另一种说法）。但是，它必须有独特的视角，有个人的史识，有对研究对象的鲜活的心灵感悟与生命体验。在这种基本原则下，我们主编的这一套文学书系有意识地突出了如下一些特点：一是选择性，绝不一般性地罗列作家作品，而是选取能够代表一个时期、一种风格或一种精神现象的作家作品来分析，以流派、思潮或精神现象为主线来建构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二是叙事性，摆脱过去一般文学史以分析与议论为主的传统做法，突出文学的背景材料，将特定时期的沙龙、一些作家作品之所以成功的偶然机缘、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具有特别意义的交往、能够折射出作家人格特征的轶闻趣事等等，纳入到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让文学活在具体的文学背景与作家活动中，营造出一种文学的现场感，既注重主体构架的真实，也注重文学史细节的还原。为了营造这种文学的现场感，我们对这套书系的编排方式也作了精心的策划，每一本书中都配上若干幅精心选择的历史资料



图片。一方面是使本书系的装帧设计趋于精美，一方面也是取为我们所关注的这段历史立此存照之意。

最后要说明的是，参与本书系写作的都是国内现代文学领域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学史意识，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正是这种共同的学术追求使他们联手进行这样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工作。从目前各人所提交的成果来看，他们确实为实现自己的学术追求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对于他们而言，这已经足够自慰的了。至于这些成果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是否真正实现了他们的学术追求，那就有待于广大读者来评说了。

主 编

2002年5月



前言

对比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体式，散文恐怕是最缺乏规定性和确定性的文体，就如同大自然的水、云、光、色，流动而散漫。但是，散文毕竟又存在着，而且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作家可能不懂、不写诗歌、小说和戏剧，但很少有不懂、不写散文的。散文像“空气”，每个作家都离不开它，只是较少有人重视、认真对待它罢了。

就研究探讨来说也是这样，诗歌、小说和戏剧门庭若市，笑语声喧；而散文则鞍马稀少，寂静落寞。究其原因，除了从众心理，除了缺乏既成理论参照，散文文体的随意散漫恐怕是主要的。对一棵树、一块石头，研究者可用尺秤衡量，而对一朵云彩，研究者恐怕就无从下手了。更有甚者，有人甚至对散文的文学性提出怀疑。

因为散文太随意，实话实说，所以作家不认真对待它，研究者也不以为然，其实，这是很大的错误。错误者何？我认为是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对散文这一文体，为什么总要用诗歌、小说和戏剧的标准去衡量它呢？为什么不从散文本体入手探讨其独特性呢？

在我看来，散文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的“实”和“散”。它不需要过分设计、虚构、修饰，也不受制于形式、格律、场景，它完全从自身出发，立足内心，随意表达。这就是散文的“真诚”与“自由”。因为真诚，才能亲切、质实、感人；因为自由，才能不受限制，挥洒自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作家费尽心思写的诗歌、小说、戏剧并



不成功，而不经意写的散文却成为佳品。

散文在 20 世纪不是“主流话语”，也正因为，它往往少了些意识形态的强制，少了些追赶潮头的惊慌、焦虑，少了些表演、装饰和做作，这也就为散文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文学往往和人一样，在热闹、焦躁、贪欲和奢望中往往容易失去自己。

“真诚”和“自由”作为 20 世纪散文精神，它确实给散文注入了生命和活力。同时，这也是一个分水岭，遵从它散文则容易成功，失去它散文则走向失败。当然，散文的真正成功还需要其他条件，比如作家的生活、功力、修养、才情等等。

以往研究者多从思潮角度探讨散文，取得较大成绩，但这种探讨方式的局限在于过分规范作家的派别意识。不要说 20 世纪真正意义的流派不多，就是同一流派作家间的差异也往往很大，更何况派别思想的一致性在散文上往往如水一样地流失了，因为许多作家的散文创作往往是“业余的”、“消闲的”、“个人的”。因此，用流派、思想、观念等尺子衡量 20 世纪中国散文，我感到有指鹿为马、盲人摸象的局限。比如鲁迅《朝花夕拾》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思想、派别等能够规范的，它是人生受挫，对逝水年华的回忆与品味，它更具有人生、生命的内容和意义。

于是，在这本书中，我舍弃了用鱼叉在海中叉鱼的“思潮研究法”，而用“文体形式”这张网来打捞海中之鱼，因为散文作家往往难以从诗的散文、小品文、随笔、杂文、忆旧、纪游、书话等文体中逃逸而出。这就好像探讨人，用思想、信仰去分析辨别散文一样，是有局限的，因为有思想信仰者又有几人？同样，用良知、善心去考评贪官也是文不对题，而用生活，用衣食住行性等来研究，大概少



有人与此无关。

当然，鱼网打鱼也有局限，那就是网眼的大小，网的结实与否直接影响收成，这也是本书的局限。由于篇幅的限制，有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可能遗漏了，更重要的是，本想写入的“日记体”和“书信体”散文就未能如愿，因为这两种文体形式以往研究更为薄弱，而它却更能显现20世纪中国散文的“真诚”与“自由”精神。如胡适的《胡适日记》、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如郭沫若、田汉和宗白华的通信《三叶集》、鲁迅与许广平通信集《两地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傅雷的《傅雷家书》、梁实秋晚年写给韩菁清的情书等，都是重要的散文文本。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散文文体间的界限不是绝缘的，而是相对的，有时甚至有交叉。如有的精致灵动、富有个性的书话也是小品；如何其芳“诗的散文”《画梦录》也可称为忆旧散文；如冰心纪游散文《寄小读者》同时又是“诗的散文”，也可看成一种特殊的“通信体”散文。这就好比一件上衣，领子、袖子、前后襟，它们虽各不同，但却有压合重叠处，否则就不成为完整的一件衣服。从此意义上说，20世纪散文文体既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但同时又不是完全分离绝缘的。

本书试图达到思想分析与艺术感悟相结合的效果，尤其注重质实与灵动的结合。质实，即不离开作家作品，有时尽量让作家作品说话，避免越俎代庖和空谈胡说。空灵，即不为作家作品所役，而让自己的思想、个性和感悟之花自由开放。我想，如何能够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投入历史的情境之中，如何用现代意识烛照过去，如何站在人类、文化、人性、人民、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品评散文，如何“深入浅出”而不是“深入深出”更不是“浅入浅出”，这是本



书努力的方向。

注重处理好“公正与偏见”的关系，这也是本书写作过程中希望能够达到的。作为学术研究，不管面对怎样的研究对象，都应该公正，过于掺和一己偏好肯定影响自己的判断；但作为思想和审美，又要注重偏见，即一己之见，就是说可能不糅进自己的个人化特色。

从接受美学角度讲，没有读者参与的作品都是未完成品，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时，心中一直有读者在，除了与历史、作家对话，除了与自己对话，就是与读者对话，因此，我力求让自己的心灵与这个时代、与人类、与读者朋友，一同跳动。

老实地写，这是本书的基本宗旨。



目 录

前 言

第1章	诗的散文		(1)
	心灵的抒情		
	感应天启		(3)
	承载苦难		(8)
	地火的奔突		(14)
	画梦人生		(26)
	歌唱与追寻		(34)

第2章	小品文		(43)
	精神的家园(上)		
	引言		(43)
	品味与伤怀		(47)
	苦中作乐		(63)

第3章	小品文		(82)
	精神的家园(下)		
	理性与关爱		(82)
	甘处“边缘”		(97)



● 结语 (110)

第4章 随笔 (113)

● 炉边漫语

● 飞逸的思索 (116)

● 谈禅说道 (123)

● 圆熟的智慧 (132)

● 冷眼与智慧 (140)

● 浪漫的畅想 (150)

● 退守与超逸 (154)

第5章 杂文 (166)

● 批评的自由

● 文明对野蛮开战 (168)

● 孤独深刻的剖析 (177)

● 激人的战鼓 (182)

● 张扬现代精神 (188)

第6章 忆旧散文 (197)

● 上映“记忆”

● 朝花夕拾 (198)

● 背影难忘 (204)

● 血泪与慰藉 (208)

● 磨砺与成熟 (214)

● 理性与反思 (219)

● 情缘回想 (230)



第7章	纪游散文		(248)
	大地上的行吟		
一	苦难与光明		(251)
二	归位与吟哦		(263)
三	漂泊人生		(276)
四	跟踪与报告		(286)
五	文化反思		(292)
第8章	书话		(301)
	书海泛舟		
一	闲适与启蒙		(302)
二	解说人生		(308)
三	思想与智慧		(315)
四	消遣与审美		(320)
五	心灵的感知		(327)
后记			(336)



第1章 诗的散文 心灵的抒情

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无疑是来自天宇的一道春光，它照亮了中国黑暗的大地，并催醒了这块土地上的万物生灵。于是，草木欣荣滋长，飞鸟相与往还，人们的情绪高昂，一时间，社会、文化、思想、文学和艺术等都获得了新生，在文学这块土地上生长起一棵散文大树，它就是“诗的散文”。

也许人们习惯于“散文诗”这一说法，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总是称那些富有诗意的散文为“散文诗”。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诗的散文”和“散文诗”有明显区别，简单说来，二者区别在于：前者的“中心词”是“散文”，后者的“中心词”是“诗”。显然，一者是“散文”，一者是“诗”，它们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学体式。所以，近年来，有学者对二者作了区分，认为：



“‘诗的散文’即指那些富有诗意、不分行的、无韵律文章。”
“它不要求押韵，比之于‘散文诗’，篇幅更长，其内容可描述更为繁杂的事物和心理，更富有散文的基因。”^①

其实，早在1922年，郑振铎就提出“诗的散文”概念，他说：“有一种论文或叙述文，偶然带了些诗意，我们就称它做‘诗的散文’。”^②冰心曾对“散文诗”和“诗的散文”进行了简单区分：“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冰心全集·自序》）通常，我们将法国波德莱尔称为“散文诗”鼻祖，其实，他在《巴黎的忧郁》开篇《献给阿尔塞纳·乌塞》中已称自己的作品为“诗的散文”，并给它下了明确定义：“我们当中谁没有在他怀着雄心壮志的日子里梦想过创造奇迹，写出诗的散文，没有节律、没有脚韵，但富有音乐性，而且亦刚亦柔，足以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的波动和意识的跳跃？”在波德莱尔看来，“诗的散文”至少应有以下特点：第一，没有节律、没有脚韵，但富有音乐性；第二，心灵的抒情；第三，幻想的波动；第四，意识的跳跃。

如果从波德莱尔“诗的散文”定义出发，那么，被人们惯称的波德莱尔、屠格涅夫、泰戈尔、纪伯伦等人的“散文诗”，有的实际上应属于“诗的散文”，而在20世纪中国被人们惯称的“散文诗”也多属于“诗的散文”。

与其他散文文体相比，“诗的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有“诗”在。“诗”如同草叶上的“露珠”为散文增添了灵性和韵致，从而使散文品格独特。当然，“诗的散文”并不等于“诗”与“散文”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水乳交融，就好像“粮食”和“酒曲”之于“美酒”一样。

综观20世纪中国“诗的散文”，它实际上是最富心灵性的文人表达，作家的苦与乐、悲与喜、泪与笑、梦与醒、充实与虚妄、孤独与向往等，都如一团乱麻、一锅沸油在心中纠结煎



熬，作家处于相当矛盾的心灵体验之中。一部“诗的散文”史也可称为作家的心灵发展史，在这里留下了作家发自内心最深处的真诚的声音。

感应天启

在五四文学大舞台上，出现过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特的女作家，她就是当时年仅19岁的谢婉莹，笔名冰心。冰心，生于1900年，福建长乐人。曾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3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抗战期间到昆明，后到日本，1951年回国。最早冰心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1920年，她开始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诗的散文”，产生了广泛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无限之生”的界线》、《画——诗》、《笑》、《梦》、《法律以外的自由》、《宇宙的爱》和《图画》等。

与问题小说一样，在“诗的散文”中，冰心也写到人间的苦难感受。虽然此时是青春年少，但冰心却有些过于成熟，她时时感到社会、人生、生命的悲凉，疾病、战争、虚伪、平庸、欺诈、贫困和死亡总笼罩着冰心那颗孤独的心。她曾在《“无限之生”的界线》开篇说：“我独坐在楼廊上，凝望着窗内的屋子。浅绿色的墙壁，赭色的地板，几张椅子和书桌；空沉沉的，被那从绿罩子底下发出来的灯光照着，只觉得凄黯无色。”“空沉沉的”、“只觉得凄黯无色”，这是现实黑暗在冰心心灵上投下的色调。对于人生，冰心并不多么渴望，而是充满怀疑与虚无感，冰心在《〈往事集〉自序》里说：“失望里猛一声的弦音低降，弦梢上漏出了人生的虚无。”本该是英雄浪漫的时代，本该是英姿飒爽的年纪，本该是欢笑与歌唱的日子，然而，冰心却“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